



■ 徐玉兰

终成眷属

王文娟跟她同住一屋，徐玉兰这么折腾，她自然知晓，所以一早起来王文娟就追问徐玉兰发生了什么事。面对好友的关切，徐玉兰再也瞒不住了，她把王文娟拉到一边，竹筒倒豆子般，把自己跟俞则人的恋爱过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这个多年的搭档，希望王文娟能帮自己拿个主意。

王文娟没想到这个朝夕相处的姐妹居然能把这样的大事也瞒得那么牢，她故作生气地指责说，大概不到火烧眉毛玉兰是想不到找人商量的。徐玉兰只好赔罪，好好好，千错万错是她错，好姐妹就帮忙出出主意吧。

或许，真的是旁观者清。以前，凡事都喜欢让徐玉兰拿主意的王文娟，还真的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去找队长胡野擒。

胡野擒听完了徐玉兰的述说哈哈大笑，好啊好啊！心中的谜终于解开啦！

原来，这一年多，好几位部队首长都关心过徐玉兰的婚姻大事，有的还私下请胡队长替徐玉兰物色对象。胡野擒一直没有答应，因为他觉得徐玉兰这么好的条件，眼界一定很高，另外，他也吃不准徐玉兰究竟有

没有对象。却原来，这个老大姐“地下”恋爱已经谈了十多年啦！

那年，徐玉兰已经33岁，胡野擒调侃地说，已经考验了这么久，别再考验下去了，还是在姐妹中带个头，早点结婚吧。

一向快人快语的徐玉兰却变得扭扭起来，不置可否。

胡野擒看出了徐玉兰的心思，知道她不说话就是同意了，于是按照组织原则，派人去财经学院了解俞则人的现实表现。几天后，上海财经学院的回函就来了，胡野擒又把徐玉兰找来，跟她约定，回上海后，一定要让自己见一见这位能让徐玉兰动心的俞同志。现在，该是徐玉兰实现自己诺言的时候了。几天后，俞则人兴冲冲地前去赴约。十多年的感情，一直盼着有个结果，现在双方的关系总算得到了玉兰的首肯，焉能不高兴？

在南京西路沧州饭店，俞则人见到了正等在门口的玉兰，可是玉兰的话给他添了几分紧张，因为玉兰告诉他，领导要找他谈话。俞则人很是忐忑，他不知该如何面对未婚妻的顶头上司，这位领导会跟他谈什么？他又该说些什么？

三人对坐，话其实都让胡野擒一个人说了去。他从学校说到部队，从部队又说到越剧，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暗中观察。他见俞则人正襟危坐、说话得当、举止斯文，是个正派人，他心中有数了。说着说着，他忽然话题一转，问徐玉兰准备什么时候办喜事。两人并未商量过婚期，徐玉兰觉得，要办也应该等福建慰问

阅读/连载

海上谈艺录

人如白玉戏如兰(2) ◆ 董煜

演出回来之后。她这么一说，俞则人可就坐不住了，他知道，玉兰的演出一个接一个，想等她空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万一再遇到个什么“重大任务”，不知又要等到猴年马月。胡野擒看出了他的心思，建议他们不妨先去民政局登记，等玉兰福建回来后再办喜事。

登记前夕，徐玉兰正式向过房娘“摊牌”，谁知过房娘一点都没感到意外，说自己早已轧出了苗头，只要小伙子老实、可靠，她不反对。她只是对玉兰瞒了这么久有点埋怨，说：“你要相信过房娘思想也在进步嘛，不再是老脑筋了。”

水到渠成，一切都很顺利。

胡队长“包办”了一切，不光陪同两人去民政局办了结婚登记，还包揽了相关的各项手续。一个月后，从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归来，他又策划、安排了两人的婚礼。

1954年5月9日，有情人终成眷属，徐玉兰与俞则人长达12年的馬拉松式恋爱终告结束。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的婚礼上，潘汉年、夏衍、陈沂等很多文化界名人和领导都亲临祝贺。在走进人生历程中第34个年头的同时，徐玉兰也走进了甜蜜、美满的婚姻生活。

首次出访

新婚后不久，徐玉兰和王文娟便投入了《春香传》的排练。徐玉兰扮演李梦龙，王文娟扮演春香。

用中国的越剧形式来表现朝鲜的《春香传》，是有一定难度的。要使之适合越剧的表演风格，又要保留

原有的朝鲜元素，两者的融合还要不留痕迹，这在戏曲史上都无可借鉴。但是，自打朝鲜归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所以不管是在角色造型、音乐设计还是舞台展示上，方方面面都使出了全身的解数，很快便完成了排练。8月1日，《春香传》首演于大众剧场，并且连演三个月。

9月25日，《春香传》剧组参加了华东戏曲会演，一举囊括了多项大奖，除徐玉兰、王文娟双双获表演一等奖外，导演、剧本、舞台美术、音乐等均获得了相关的奖项。徐玉兰感慨，《春香传》的成功，不仅因为它特有的文化氛围和舞台效果，还是中朝两国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艺术成果。

岁末，苏联国立莫斯科剧院在北京演出，各地都组织了艺术家前去观摩，徐玉兰也在其中。她先后观看了歌剧《暴风雨》《叶夫根尼·奥涅金》，舞剧《巴黎圣母院》《天鹅湖》以及儿童舞剧《阿伊波利特医生》。她像一块海绵，拼命地吸收感受着歌剧舞剧中那些完美的艺术表现。徐玉兰欣赏舞蹈别出心裁的表达方式：在舞剧《巴黎圣母院》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她完全置身在情境之中，她觉得舞蹈好像在说话，每一个动作都传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她欣赏导演的处理手法：在《叶夫根尼·奥涅金》中，导演并没有一下子就把他的真面目暴露无遗，而是随着故事的推进，一层层地剥去他伪善的外衣，最后真相大白时，才能给观众以极大的震撼。她甚至非常关注对方的换景方式：抢景的时候靠乐池里的灯反射到舞台上，会产生

一种彩色的奇幻般的效果，正在大家好奇观望时，灯一亮，景已经换好了。这些学来的东西，以后，都派上了用场。1955年，原华东戏曲研究院改制，成立了上海越剧院，徐玉兰和她的姐妹们成为上海越剧院二团的成员。

那天，徐玉兰接到通知，她将被借调到一团，与袁雪芬搭档出演《西厢记》，为出访民主德国和苏联做准备。

这是越剧第一次走出国门，得到了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怀，所以越剧院也选调组建了最强的演员阵容，除徐玉兰和袁雪芬的《西厢记》外，还有范瑞娟与傅全香的《梁祝》。

尽管名气越来越大，社会活动越来越多，但徐玉兰从未陶醉其中。她深知，艺术无止境，学习和积累就无止境，这次与姐妹剧团的合作，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借鉴机会。在排练过程中，她注意到作曲在设计唱腔时注入了不少昆剧的成分，为了让昆剧的元素能为自己原有的唱腔特色服务，徐玉兰主动向作曲请教，反复沟通、切磋，使昆剧元素与徐派小生的唱腔自然地融为一体。所以在张生的诸多唱段中，既不失洒脱、飘逸之阳刚，又平添了细腻、温婉之韵味，极大地丰富了唱腔的内在意蕴，得到了一团姐妹和有关领导的高度赞赏。

《西厢记》和《梁祝》同时通过了审查。那天，大家欣喜地发现，周总理就在审查现场，一旁还坐着夏衍和艾青。演出结束后，总理起立鼓掌，对演出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总理对剧组的全体人员作了言简意赅的指示。他告诉大家，这次出访肩负着文化交流的使命，在出访演出的同时，要虚心向兄弟国家的艺术家们学习。他还特别强调，越剧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艺术剧种，乐队伴奏一定要带民族乐器，演奏民族音乐。

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智

2.心中死一般的平静

爸爸和街坊邻居们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但救援依然进展缓慢。因为废墟里还有其他人，层层叠叠，呻吟声陆陆续续传来。我们的声音如此微弱。我也听到了我前夫的声音，当然，那时候他还不是前夫。他在外面喊我们的名字，问女儿怎么样了。婆婆说虫虫睡着了，他哭，他不信。我不许他再问下去了。我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但我不愿意去想，就好像没有听到答案之前，事情就不会变坏，我就可以假装自己不难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听到他求救援的人救我们出来，然后他就走了。只剩下我爸爸还在外面等着。

我想出去，很想出去。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立刻，马上。我和婆婆想靠自己往外爬，可是我们的腿都被压得太紧，就算咬牙一起扯也扯不出来。我们一直求救，但救援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我们依然被压在那里。他们说，我们上面也有人，旁边也有人，那些人都还没被救出来，我们被压在正中间的根本没法救。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困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听着四周的呻吟声渐渐变得微不可闻，我们的心也跟着一寸一寸地暗下去。大概过了十个多小时，一直紧贴着我的婆婆忽然开始打起了嗝儿。我觉得不对劲，心里很慌，不停地跟她说话。可婆婆除了打嗝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忽然间，打嗝儿声停止了。什么声音都没了。我伸手凑近她的鼻子，没有呼吸。我整个人愣在那里，不敢相信她居然就这么去了。仿佛前一秒，她还在我身边激烈地大声呼救，可瞬间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怔了一会儿，下意识地探出手去找虫虫。四处都是粗糙的沙砾和坚硬的水泥，忽然间，我的指尖在空隙里触到一片柔软，那是虫虫滚圆的小胳膊。虽然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摸到虫虫之前，我还是抱着自欺欺人的可笑幻想，侥幸地想着她可能还在，或许真的只是睡着了。可是那一刻，我抓到虫虫那软软的小小的身体的那一刻，我再也没有任何余地



可以欺骗自己了，我的心一下子就凉透了。

我忽然笑了。我说没事，没事，虫虫不怕，奶奶都会陪你了，妈妈很快也会来，我们祖孙三个，一个都不少，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不遗憾……我就那么自言自语地在那儿跟虫虫说话，心中死一般的平静。从那一刻起，我没有再呼救，我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我听到我爸爸在外面一直在吼，一直在吼，我不理他。我听见他在外面喊了好几次，廖智你还不在于，一会儿又喊我婆婆，张阿姨你还不在于，你们怎么没声音了……我爸爸一直喊，一直喊，可我没有理他。我想，还挣扎什么呢？不要救了，不用再救了，救了也没有用，女儿都不在了，我不想活着出去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没希望了。就这样，我一言不发。沉默了一个多小时，余震来了。外面很多人在劝我爸爸走，我听得很清楚。他们说你快走走吧，你的女儿肯定已经不在在了，你要是想见她，就等外面的人来了，用推土机把这里推开，你就见到她了。我爸说怎么能用推土机呢，我女儿还在里面，你们要想办法救她出来啊。人家又劝他，你女儿肯定不在在了，不然不会这么久一点声音都没有，你赶紧走吧，余震太危险了。我爸就坚持说，我女儿肯定没有死，她只是累了，睡着了，她只是想休息一下……

我真的好累。这些话都没有办法打动我死去的心了。我拉着虫虫的手，一句话也不想说。我想，睡吧，睡着了，一切就结束了。就这样结束吧。黑暗中，余震果然凶猛地来了。我清晰地感觉到压在上面的预制板往下沉了一沉，我闭上眼，心想，来吧，时候到了。

就在那一刻，外面忽然骂起来了。我听见有个声音粗暴地吼着：“你这个老人，怎么这么固执啊！你不知道这上面很危险啊？快下去，快下去！你再待在这里，待会儿我们还得来救你！”我爸小声地坚持着：“我不走，我们廖智还在里面……你们不救她出来，我是不会走的……我们廖智是不会死的……”我听得出来，吼他的人吼得太大声了，他一定是被吓到了，声音很轻，一副底气不足的样子。很明显，在刚刚的余震里，他摔倒了，我不知道他摔伤了哪里，救援的人也急了，就命令他离开。他却一直小声地坚持着，说什么都不肯走。

43.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日中午，裘广义正在办公室里小憩，突然有人敲门。随着开门声，走进一位陌生人来。“你找谁？”“你好，裘法官，我是来找你的。”来者笑咪咪地打招呼。“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裘广义已经睡意全无，坐正了身子询问对方。“我叫余国伟，是你正在办理的一件经济申诉案的当事人之一。”来人自我介绍。

裘广义幡然醒悟，难怪会觉得这个人的声音似曾相识，原来他就是余国伟啊！裘广义顿时警觉起来，用极不友好的口吻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想向你反映些情况。”余国伟依旧脸带笑容，并不介意裘法官的不客气。“余先生，你不会不懂得我们法院的规矩吧，我们办案法官是不能和当事人单独见面的。所以，请你马上回去吧，有什么事到开庭时再说。”裘广义下了逐客令。

余国伟不动声色地站在原地，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用双眼直直地盯着裘法官的脸看了足足好几分钟，然后还是用那心平气和的语调说：“法院有这个规定我也听说过，但规定是规定，法不执行可以因人而异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规定就是规定，对什么人都一样的。”裘广义语气严厉起来。“你们真的不能和当事人单独见面吗？”“你这个人，我说了不能就是不能。”裘广义要发火了。“裘法官的意思是，不能和我这个当事人见面吧？你和别的当事人能不能私下见面呢？”余国伟突然收敛起先前的笑意，变得认真起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裘广义一愣，揣摩余国伟为什么要这么说。“我的意思，裘法官既然口口声声强调办案法官不能和当事人单独接触，那你为什么会和我的对手王根宝单独见面呢？”“什么？你说什么？我和王根宝单独见面？荒唐，谁告诉你的？还是你看到的？真是胡说八道。”裘广义嘴上这么硬朗，内心却开始飘忽了，眼前这个余国伟怎么会忽然说出这种话来？太奇怪了。“我敢在我的办案法官面前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吗？”余国伟双目炯炯有神地靠前一步，继续紧盯裘法官的脸说，“前天晚上，余聚德酒家，你难道不是和王

根宝在一起吗？”

裘法官像是被对手一记重拳击在了额头上，脑子里一阵嗡嗡直响，身不由己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你，你是怎么知道的？”裘广义一不小心就说漏了嘴，等于承认了。“这世界上的小事见怪不怪啊。”余国伟故意用轻松的口气揶揄道。裘广义好一阵无言以对。他心里七上八下，猜测着这个余国伟今天登门拜访是有备而来，自己看来是不能再对他置之不顾了。这么一想，裘广义的口气明显软了下来道：“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要说啊？”

余国伟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本来，如果裘法官再极力否定他和王根宝单独见过面的话，他就准备把放在包里的照片拿出来扔在裘法官的面前了。这些照片，是昨天上午由那家私人侦探所的探员送来的。“我找你，并不是要求你帮我什么忙。只是想详细对你介绍一下我的对手王根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希望裘法官你能有耐心听我讲完。”余国伟也不客气，边说着边从一旁拖过一张椅子坐下来。

“好啊，好啊，我有耐心听你讲一讲啦。”裘广义只好以退为进，表示出很有诚意。“那好，我就从王根宝的大发矿业集团是如何发家的开始说起。”余国伟开始向裘法官介绍王根宝的发家史，历数了王根宝如何以假乱真，坑蒙拐骗，一步一步将国有资产占为己有，一直讲到他们怎么互相认识，王根宝又怎样骗取他们的巨额投资款，怎样陷害顾斌的一步步过程，直听得裘法官目瞪口呆，他问：“余先生所讲的一切，难道真是王根宝做的？”

余国伟笑笑，从随身所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叠复印件放到裘法官的办公桌上道：“这些都是证据材料。”“如果王根宝真是那样的人，这件事就严重了。”裘广义道。“因此我今天这里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提请裘法官注意，千万不要被王根宝的假象所迷惑。王根宝的惯用手法，是通过违法行为来拉关系，他从来不相信法律的公正性，只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他确实用钱搞定过一些有权的人，他们也为他出头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最后都失败了。”裘法官脸色尴尬，显然那些话令他有所触动。

生死对决

温哥华的中国富豪

柯兆龙

